

陳淳淳

# 青春的底色



原鄉走廊

在時光的長河中回溯，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青春印記。有人說青春是鮮艷的紅色，充滿激情與熱血；有人認為青春是沉靜的藍色，蘊含理性與思考；也有人覺得青春是蓬勃的綠色，象徵生機與希望。然而，青春的底色並非單一的色彩，而是多種精神特質交織而成的複雜圖譜，它是理想主義的赤忱、理性思辨的深邃、生命律動與探索未知的勇氣共同構成的斑斕色彩，在個體成長與時代浪潮的碰撞中，不斷煥發出新的光彩。

在華夏文明的黎明時分，青春的底色早已鑄刻進民族基因。大禹治水時，這位青年首領「三過家門而不入」，手持耒耜跋涉於九州山川，用十三年光陰治理肆虐的洪水。他帶領的年輕治水隊伍，以血肉之軀築起防洪堤壩，將青春化作潤澤萬民的生命之水，在中原大地上繪就堅韌不拔的蒼青色，這種與大自然抗爭的勇氣，成為中華民族最早青春底色。

兩千多年前，青春是張騫持節西行時揚起的風沙。這位二十多歲的郎官，懷揣著探索未知世界的勇氣，走過河西走廊，穿越茫茫戈壁和沙漠，開闢出橫跨亞歐大陸的絲綢之路。他用十三年的光陰丈量世界，將中原文明的火種播撒到西域，讓青春在開拓中染上了壯麗的金色。這種開拓精神同樣體現在霍去病的戰旗上，這位少年將軍率領八百鐵騎深入漠北，以「匈奴未滅，何以家為」的誓言，將青春化作守護山河的利劍，在歷史長卷上揮毫瀟灑書寫下雄渾的一筆。

1840年，鴉片戰爭的炮聲驚醒了沉睡的東方巨龍，青春的底色在救亡圖存的烽火煙塵中變得熾熱而悲壯。譚嗣同，這位33歲的維新志士用生命詮釋了對理想的堅守，為後來的青年人指明了前行的方向。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，林覺民在《與妻書》裡寫道「為天下人謀永福」，將個人小愛昇華為家國大愛，讓青春在革命理想中綻放出永恆的光芒。

五四時期，在北京的街頭，一群青年學子，用他們的吶喊撕裂了舊時代的沉悶。他們懷著對國家命運的深切憂慮，以筆為戈，以血為墨，在時代的浪潮中奮勇搏擊。他們將馬克思主義的火種播撒在中華大地，讓青春在信仰的指引下，成為改變民族命運的磅礴力量，在歷史的長卷上書寫青春的壯烈篇章。正如李大釗在《青春》中所寫：「以青春之我，創建青春之家庭，青春之國家，青春之民族。」這種將個人理想與家國命運緊密相連的精神，成為那個時代青春最鮮明的紅色底色。

新中國成立後，青春的底色化作建設者們的藍色工裝。1955年，平均年齡不到25歲的青年響應號召，奔赴新疆建設兵團，他們在荒漠中開墾農田，在戈壁上建造新城，用青春的汗水澆灌綠洲。同樣在大慶油田，「鐵人」王進喜帶領著青年鑽井隊，以「寧肯少活二十年，拚命也要拿下大油田。」的豪情，用青春的底色築起工業建設的豐碑。站在「兩個一百年」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，青春的底色正以更豐富的內涵續寫華章。從敦煌研究院的青年文物修復師守護千年的文明，到航天團隊平均年齡33歲的「嫦娥人」探索宇宙星辰；從鄉村振興中用直播帶貨助農的青年創客，到用代碼守護網絡安全的信息安全衛士，當代青年正以多元的方式傳承著「苟利國家生死以」的精神基因，在民族復興的征程中書寫屬於這個時代的青春答卷。

從黃河之畔的甲骨文的古樸刻痕到量子衛星劃破蒼穹，從竹簡上的墨香到數字通信的代碼流光，從商周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飾到當代航天工程的金屬光澤，青春的底色始終與民族精神血脈相連，它既承載著「為天地立心，為生民立命。」的千年傳承，也承載著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。」的民族使命，更閃耀著「強國有我」的時代光芒。青春的底色在華夏五千年文明長河中不斷沉澱、交融、迸發的精神圖譜，最終凝聚成中華民族自強不息、愛拼敢贏的精神基因。

2025年5月4日

王強

# 在平凡中安放深情



絲路溯源

時光的罅隙裡，藏著最溫柔的永恆。

在奔忙的歲月中，別離與遠行漸成常態，而心底總有一個座標，無需多言，卻始終如一；不事張揚，卻在靜默處綻放微光。

那是「家」的模樣，是愛最靜靜的棲居地，是人生旅途中不變的歸心之所。

清晨，簾隙透入的陽光灑在桌角，手機彈出「母親節提醒」的通知。五一假期在茶盞見底的第三天悄然滑過，廚房裡水氣氤氳，郵箱提示音輕響——這些生活的細節，如一幀幀光影定格，喚醒記憶中那個被理解與溫暖圍繞的家庭場景。

方才明白，最深的羈絆，常隱於尋常日子裡，細水長流，柔軟而恆久。

一、自由的港灣，溫柔的守候

書架上張泛黃的全家福靜靜佇立。相框的邊角微翹，彷彿一封被翻閱多次的舊信，寫滿時光的痕跡，卻不減團圓的溫暖。

父母從不催問歸期，也不干涉去向。他們更像航道盡頭的燈塔，不言不語，卻始終為我點亮一束不滅的微光。

當許多人困於「孝親焦慮」，他們卻用一桌熱騰騰的飯菜告訴我：真正的愛，不是拉緊、不是不捨，而是托舉與理解。

十年間，我的腳步跨越萬里：從川藏線上雪域高原的垭口，到北美與東南亞的熱帶雨林，從摩洛哥風沙瀾漫的邊界，到印度礦區深處的花崗岩山嶺。

家人從未設限。唯有那次赴印度採購石材，父親輕聲說：「要不要再考慮一下？」

飛機穿越晨霧降落在海得拉巴，喧囂的城市漸被岩丘與礦坑的沉寂取代。當我站在礦山邊緣，觸摸那些沉睡億萬年的原石，粗礫之中透出溫潤金屬光澤，頓覺自然的饋贈中亦藏有文明的回響。

在泰蘭加納邦的科琳娜卡，我們扎營近月，尋得理想的黑金沙與 Tan Brown。烈日下，工人的汗水與機械轟鳴交織成一幅壯闊畫卷。原石切割後顯露星點金光，彷彿夜空落入塵世。

轉赴金奈，馬里納海灘的海風裹挾咖啡香氣，我望著歸港的漁船，忽然明白：從礦山到港口，這不僅是一次地理的跋涉，更是人與土地、文明與自然的深度對話，是文化的回望，也是自我的追尋。

可真正的孤獨，往往藏在不被察覺的片刻：北美的漫長冬夜，新鮮感褪去後的沉默；墨西哥城大巴出發前警察「備案式」的拍照，讓我反覆掂量「安全感」的含義；疫情封鎖時，身在異國的遊子體會到無助的極限。

我常憶起海邊潮起潮落間那若隱若現的歸帆，也記得川藏線上雪口風起雲湧、旅伴腳步聲——那是雪原深處的回響，輕聲對我說：「你並不孤單。」

年少時，總以為憑一己之力可丈量世界遼闊；回望才懂，那些所謂「獨行」的日子，其實從未真正孤單。風景背後，是父母不動聲色的守護，是朋友沉默相伴的

身影。正因懂得他們的付出與不易，才愈加明白：真正的依靠，是不言中的陪伴，是風雨中的不離不棄。

也因如此，那些旅途中的風景才變得溫熱、厚重；那份奔赴，也更有底氣。

二、日常的詩意，在重複中開花  
愛，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日常裡。飯後散步的笑點，哪怕已聽過千遍，依然令人安心。

疫情那年，一家人久別重聚，圍坐餐桌。菜單幾乎未變，糖醋排骨卻一次次超出記憶中的滋味。親情不再依賴寒暄，而化為如老木器般的默契：一個眼神，一個夾菜的動作，便勝過千言萬語。

飯桌話題看似瑣碎，卻笑聲不絕。原來，新鮮感並非來自場景的更替，而是在熟悉的人群中，重複做相同的事，卻總能品出新的體會。

這就如一首熟背的老詩，每一次低吟，皆有新的韻味。

那句「還好嗎」，也許只是尋常問候，卻在時光中，悄然寫下溫柔的註腳。

三、情感的信標，在流光中閃耀  
通訊錄中千百個名字，真正牽動人心的，常是置頂的幾個對話框。

「吃了嗎？」「早點休息。」這些跳出的信息，如夜空星光，在疲憊中照亮歸途。

父親轉發的養生連結總帶著波浪號；母親用表情包叮嚀，卻從不讓人厭煩——這，是他們愛的語言，是穿越時區的溫柔信標。人說「陪伴是最長情的告白」，卻常忽略：最深的陪伴，是留白。

如中國畫中的「飛白」——未言的牽掛，未許的承諾，靜默中轉帳的紅包提醒……皆是愛最深的註腳。

真正的情感聯結，不在於秒速回應，而在於不論飛得多遠，都記得歸巢的方向。而歸來的那一刻，便是最動人的重逢。海邊人對大海的理解，源自與風浪共生的日常：十船出一船回，那是生死之間的頓悟。真正的人生價值，不只在於走多遠，更在於無論身在何方，心中始終惦念親人與故土的那份牽掛。

晉江梧林的朝東樓，始建於上世紀30年代，為支援抗戰而停工未竟，如今成為華僑情懷的象徵，也是一座精神的燈塔，照見閩南人堅韌、利他的信仰與價值觀。

黃昏時分，翻開好友贈書，書頁間夾著「五店市·刺桐別院」的筷套，燙金「刺桐」二字躍然眼前。

那些未竟的旅行、意外的重逢、正在籌備的家宴，彷彿散落的珍珠，在拾起的剎那讓人頓悟：真正閃耀的，從來不是驚鴻一瞥的高光時刻，而是我們用心生活、彼此珍惜的每一個平凡瞬間。

人生如潮，歸心如岸。

一次次出發，是因為心中有熱愛；一次次歸來，是因為心有所繫。

真正的永恆，不在高光之中，而藏在晨光灑入、湯水氤氳、筷套輕響之間。

就如老屋簷下那串風鈴，穿堂風拂過的剎那，喚醒的不只是記憶——而是那個始終在等你歸來的聲音。

林鼎安

# 僑領、僑聯、僑辦



談古論今

有些菲華人，不明瞭大陸的僑聯和僑辦究竟是屬什麼性質的機構，有時有事急忽忽趕回大陸找錯了門，結果空手而歸。

僑聯，系歸國華僑聯合會的簡稱，屬群團組織，有如工會、婦聯、社聯……而僑辦則是政府僑務辦公室。

僑辦主任（第一把手）又往往是黨委統戰部副部長兼任的。區、縣、市、省以至中央有三個重要權力機構：組織部、宣傳部和統戰部。

顧名思義，就知道僑聯與僑辦的職責範圍、權力差別了。

不過，再怎樣，僑聯主席和僑辦主任都是政府官員、公務員。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華人華僑也罷，歸國華僑也罷，都應是服務的對象。

近日筆者到江蘇探親，路過大豐區竟發現有一處「范公堤」，是北宋年間范仲淹在西溪（即現大豐區新豐等地）任職鹽倉監的時候，見海水時常泛濫淹沒良田、鹽灶，便上書朝廷，被封為治水官宦，兼任修復「捍海堰」工程。他身先士卒，帶

領四萬餘眾，苦戰四年，終於修成了181華里的捍海堤，百姓終於能安居樂業，耕種、產鹽。人民為了紀念他，便把長堤取名為「范公堤」。

不久前，菲華一位知名僑領急急回鄉，要幫忙一個朋友，朋友的巨額存款被盜。

他召來某地僑聯主席與朋友見面，「三人三」說明情況，僑領托主席幫忙，僑聯主席唯唯諾諾，唯命是聽；但過後，那位僑領回菲了，「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」，如常言所說「人走茶就涼」，那遭難朋友給僑聯主席打電話，第一次還能聽到回應「我在開會！」第二次電話就無聲無息了。

權力所限做不到不要緊，但總要給僑領一個交代呀！此事拖延了時間，不了了之，讓盜賊逍遙法外。別說是僑領所托，就是一個普通歸僑有難，你一任官員也應伸出援助之手的。

筆者陋見，僑領在做奉獻時，有何要求有事要托辦，定要「趁熱打鐵」，謹防「船過水無痕」過後不認人，當然不至於「過後拆橋」，橋，也許以後還會有用處，僑領嘛！

謝如意

# 隨時起舞亮心章



心底流雲

有人可以同感了。隨著時令變化，晝夜交替，心中翻卷波瀾的文字呼之欲出，如水到渠成。

文學作品不是歷史，不是一是一的表述，而是托物言志，借景抒情，意在言外屢見不鮮。

有一種認為，人要是都十分滿意和諧了，就沒有什麼詩文可以寫了，所以我在菲律賓的專欄名稱就是「心底流雲」，這在天為雲，落地成雨，雨潤萬物。

因此啊，看到心中有事的人，隨緣做起了詩文，不用問其實際指什麼，各人的心事各人知。

既然如此，又為啥要分享給眾人呢？因為，真正的藝術作品像一面鏡子，可以讓不同的人見到之後，催發其適度的聯想而產生作品的客觀思想，雖然它與作者的主觀思想一定有不同步的地方，但是在藝術的層面言志抒情卻是各有所通，這就是作品分享的藝術意義。

如果我們的作品缺乏藝術，就沒有藉以照人的功用，甚至於對自己都沒有意義，

因為自己都不知所雲，遑論其他？

世事洞明皆學問，人情練達即文章。對於世事不思不知，人情不聞不問的人來說，你寫的文章再好，他也是個睜眼瞎莫名其妙，更別說什麼心靈默契了。

我們可以是個寫者，卻不擅長評論；我們也可能是個擅長評論者，但卻不擅長寫作；我們也可能是既擅長寫作又擅長評論者。當然，要兩者皆通是比較難能可貴的。

中文系上課有寫作課是談寫作的，有文字評論課是講究評論的，都是各自獨立的一門專業課。

我們在上課中如果能夠舉一反三固然好，否則精通一方面也是可取的。

不過，理論的學習是一回事，真正投入實踐的又是另一回事，它必須有理論聯繫實際的能力支撐其中，這對於實踐者很容易理解，也是該虛懷若谷繼續精益求精學習進步的。這，也就是我今日不卑不亢一如既往筆耕不輟的原因。

隨時起舞亮心章。因人而異隨時而長，精耕細作不卑不亢。

2025年4月23日上午寫於福建南安金淘鎮舊糖廠對面

楊文田

# 特朗普的精神健康問題 是真是假？



各說各話

在美國歷史上，極少有總統像特朗普那樣引發如此多領域的爭議。從政策到個性，從執政方式到民主制度的運作，他挑戰的不僅是傳統政治範式，也撼動了社會的認知底線。早在他上任的第一年，2017年，數十位精神健康專家就聯名發出警告，稱特朗普展現出「危險的精神狀態」，對國家構成潛在風險。耶魯大學精神病學家班迪·李聯合26位同行出版了《危險案例：關於特朗普總統的精神病學評估》，指出其行為表現出自戀、衝動、妄想和道德冷漠等症狀。

雖然這本書一度被質疑違反「戈德華特規則」，即未經診斷不得公開評論公眾人物心理狀況，但醫生們認為：面對可能威脅公共安全的權力人物，保持沉默才是真正的不道德。

醫學界的警告並非出於政治立場，而是基於對領導人心理穩定性的基本擔憂。特朗普的言行超出了政策辯論的範疇，而表現出深層次的人格失調跡象。他頻繁發佈情緒化推文，對媒體與異見者展開人格羞辱，以「我最懂」「只有我能解決」建構自我神話，展現出極端自戀型人格特徵；他對反對意見毫無容忍度，常以報復手段回應，反映出衝動控制能力薄弱。更嚴重的是，他對制度規則表現出持續的輕蔑乃至破壞性傾向。在一個擁有核武權限與國家機器的領導人身上，這種心理結構不是個人問題，而是制度性風險。

這一風險在他第二次參選時仍在延

續。但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特朗普不僅是一個問題性個體，他所代表的「病態政治」在當今美國得到了社會層面的呼應。當一個國家長期對經濟焦慮、階層撕裂與族群衝突時，社會心理便容易轉向極端和非理性。這一背景下，特朗普的偏執、自戀和攻擊性並未被大多數支持者視為「危險」，反而被當作「強人」「反建制」的象徵，成為被神化的對象。醫學界的理性聲音，在這種情緒化的政治土壤中，很難奏效。真正的問題不只是特朗普的心理狀況，而是美國社會本身的心理失衡與制度虛弱。

這一點，在特朗普推動關稅戰的後果中體現得尤為清晰。當前，美國因執意打「關稅牌」，導致物價持續上漲、通貨膨脹加劇、物資斷裂、百姓生活成本激增，社會焦慮瀰漫。不僅如此，美國信用因單邊主義而頻頻失信於國際社會，曾經的盟友一個個離心離德。在這種內外交困的局勢下，特朗普仍被部分人視作「救世主」，反映出民眾對複雜現實的極端情緒化反應。這種病態化的領袖崇拜，是焦慮時代最危險的政治病灶。

如果說2017年的精神科醫生們是在提醒「總統是否心理健康」，那麼今天更應該問的是：一個被情緒操控、制度失靈、理性潰散的社會，是否還能識別領導者的危險特質？特朗普並非特例，而是一個徵兆，是美國民主危機的縮影。當一個人的人格失調被制度容納，當危險的精神狀態不再是問題，而成了政客吸引力的來源，那真正危險的就不僅僅是某位總統，而是這個國家本身的未來方向。